

【金庸作品集10】

遠流出版公司榮譽出版

俠客行

② 金烏刀法



俠客行

② 金烏刀法

金庸



金庸作品集

俠客行 (共四冊)

②金烏刀法

作 者／金 庸

Copyright, ©1966, 1977, by Louis Cha. All rights reserved.

* 本書由查良鏞先生授權遠流出版公司在臺灣出版。

封面設計／李 勇

內頁插畫／王司馬

發行人／王 榮 文

出版・發行／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10714汀州路782號七樓之5

郵撥／0189456-1 電話／392-3707(代表號)

法律顧問／王秀哲律師

嘉義市忠義街178號 ☎(05)227-3193

印 刷／優文印刷有限公司

台北縣土城鄉永豐路195巷29號 ☎262-2379

1986年11月1日 遠流版一版 1989年7月1日 遠流版五版

袖珍版 每冊售價**65元** (本作品全四冊, 共260元)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295號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 (缺頁或破損的書, 請寄回更換)

◀ 禁止出租 ▶

☞ 依新頒著作權法(74年)第四條之規定, 著作物之出租權利亦為著作權人所專有; 又依同法第廿八條第四款之規定, 出租他人著作視為侵害著作權, 得依同法第卅九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本書為專供零售之版本, 禁止為營利之出租, 違者必究, 敬請注意。本公司另備「授權合法出租」之版本, 請逕洽本公司。



長江中風勁水急，兩船瞬息間已相距十餘丈，丁不三輕功再高，却無法縱跳過去。那小船輕舟疾行，越駛越遠，再也追不上了。

八 白痴

石破天自己撞到閔柔劍上，受傷不重，也不如何疼痛，眼見石清、閔柔二人出廟，跟着殿中燭火熄滅，一團漆黑之中，忽覺有人伸手過來，按住自己嘴巴，輕輕將自己拖入了神枱底下。正驚異間，火光閃亮，見白萬劍手中拿着火摺，驚叫：「有鬼，有鬼！」奔出廟去，料得他不知自己躲在神枱之下，出廟追尋，不由得暗暗好笑，只覺那人抱着自己快跑出廟，奔馳了一會，躍入一艘小舟，接着有人點亮油燈。

石破天見身畔拿着油燈的正是丁璫，心下大喜，叫道：「叮叮噹噹，是誰抱我來的？」丁璫小嘴一撇，道：「自然是爺爺了，還能有誰？」石破天側過頭來，見丁不三抱膝坐在船頭，眼望天空，便問：「爺爺，你……你……抱我來做什麼？」

丁不三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阿璫，這人是個白癡，你嫁他作甚？反正沒跟他同房，不如趁早一刀殺了。」

丁璫急道：「不，不！天哥生了一場大病，好多事都記不起了，慢慢就會好。天哥，我

瞧瞧你的傷口。」解開他胸口衣襟，拿手帕蘸水抹去傷口旁的血迹，敷上金創藥，再撕下自己衣襟，給他包紮了傷口。

石破天道：「謝謝你。叮叮噹噹，你和爺爺都躲在那桌子底下嗎？好像捉迷藏，好玩得很。」丁璫道：「還說好玩呢？你爸爸媽媽和那姓白的鬥劍，可不知瞧得我心中多慌。」石破天奇道：「我爸爸媽媽？你說那個穿黑衣服的大爺是我爸爸？那個俊女人可不是我媽媽……我媽媽不是這個樣子，沒她好看。」丁璫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天哥，你這場病真是害得不輕，連自己父母親也忘了。我瞧你使那雪山劍法，也是生疏得緊，難道真的連武功也都忘記得乾乾淨淨了？……這……這怎麼會？」

原來石破天爲白萬劍所擒，丁不三祖孫一路追了下來。白萬劍出廟巡視，兩人乘機躲入神枱之下，石清夫婦入廟鬥劍種種情形，祖孫二人都瞧在眼裏。丁不三本來以爲石破天假裝失手，必定另有用意，那知見他使劍出招，劍法之糟，幾乎氣破了他肚子，心中只是大罵：「白癡，白癡！」乘着白萬劍找尋火刀、火石，便將石破天救出。

只聽得石破天道：「我會什麼武功？我什麼武功也不會。你這話我更加不明白了。」丁不三再也忍耐不住，突然站起，回頭厲聲說道：「阿璫，你到底還是迷了心竅還是什麼，偏要嫁這麼個胡說八道、莫名其妙的小混蛋？我一掌便將他斃了，包在爺爺身上，給你另外找一個又英俊、又聰明、風流體貼、文武雙全的少年來給你做小女婿兒。」

丁璫眼中淚水滾來滾去，哽咽道：「我……我不要什麼別的少年英雄。他……他又不是白癡，只不過……只不過生了一場大病，腦子一時胡塗了。」

丁不三怒道：「什麼一時胡塗？他父母明明武功了得，他卻自稱是『狗雜種』，他若不是白癡，你爺爺便是白癡。瞧着他使劍那一副鬼模樣，不教人氣炸了胸膛才怪，那麼毛手毛腳的，沒一招不是破綻百出，到處都是漏洞。嘿嘿，人家明明收了劍，這小子卻把身子撞到劍上去，硬要受了傷才痛快。這樣的膿包我若不殺，早晚也給人宰了。江湖上傳出去，說道丁不三的孫女婿給人家殺了，我還做人不做？不行，非殺不可！」

丁璫咬一咬下唇，問道：「爺爺，你要怎樣才不殺他？」丁不三道：「哈，我幹麼不殺他？非殺不可，沒的丟了我丁不三的臉。人家聽說丁老三殺了自己的孫女婿，沒什麼希奇。若說丁老三的孫女婿給人家殺了，那我怎麼辦？」丁璫道：「怎麼辦？你老人家替他報仇啊。」丁不三哈哈大笑，道：「我給這種膿包報仇？你當你爺爺是什麼人？」丁璫哭道：「是你叫我和他拜堂的，他早是我的丈夫啦。你殺了他，不是教我做小寡婦麼？」

丁不三搔搔頭皮，說道：「那時候我曾試過他，覺得他內功不壞，做得我孫女婿，那知他竟是個白癡。你一定不讓我殺他，那也成，卻須依我一件事。」

丁璫聽到有了轉機，喜道：「依你什麼事？快說，爺爺，快說。」

丁不三道：「我說他是白癡，該殺。你卻說他不是白癡，不該殺。好罷，我限他十天之內，去跟那個白萬劍比武，將那個『氣寒西北』什麼的殺死了或者打敗了，我才饒他，才許他和你做真夫妻。」

丁璫倒抽了一口涼氣，剛才親眼見到白萬劍劍術精絕，石郎如何能是這位劍術大名家的敵手，只怕再練二十年也是不成，說道：「爺爺，你出的明明是辦不到的難題。」

丁不三道：「難也好，容易也好，他打不過白萬劍，我一掌便將這白癡斃了。」自覺這題目出得甚好，這小子說什麼也辦不到，不禁洋洋自得。

丁璫滿腹愁思，側頭向石破天瞧去，卻見他一臉漫不在乎的神氣，悄聲道：「天哥，我爺爺限你在十天之內，打敗那個白萬劍，你說怎樣？」石破天道：「白萬劍？他劍法好得很啊，我怎打得過他？」丁璫道：「是啊。我爺爺說，你若是打不贏他，便要將你殺了。」石破天嘻嘻一笑，說道：「好端端的爲什麼殺我？爺爺跟你說笑呢，你也當真？爺爺是好人，不是壞人，他……他怎麼會殺我？」

丁璫一聲長嘆，心想：「石郎當真病得傻了，不明事理。眼前之計，唯有先答允爺爺再說，在這十天之中，好歹要想法兒讓石郎逃走。」於是向丁不三道：「好罷，爺爺，我答允了，教他十天之內，去打敗白萬劍便是。」

丁不三冷冷一笑，說道：「爺爺餓了，做飯吃罷！我跟你說：一不教，二別逃，三不饒。不教，是爺爺決不教白癡武藝。別逃，是你別想放他逃命，爺爺只要發覺他想逃命，不用到十天，隨時隨刻便將他斃了。不饒，用不着我多說。」

丁璫道：「你既說他是白癡，那麼你就算教他武藝，他也是學不會的，又何必『一不教』？」丁不三道：「就算爺爺肯教，他十天之內又怎能去打敗白萬劍？教十年也未必能夠。」丁璫道：「那是你教人的本領不好，以你這樣天下無敵的武功，好好教個徒兒出來，怎會及不上雪山派白自在的徒兒？難道什麼威德先生白自在還能強過了你？」

丁不三微笑道：「阿璫，你這激將之計不管用。這樣的白癡，就算神仙也拿他沒法子。」

你有沒聽見石清夫婦跟白萬劍的說話？這白癡在雪山派中學藝多年，居然學成了這樣獨腳貓的劍法？」他名叫丁不三，這「三」字犯忌，因此「三腳貓」改稱「獨腳貓」。

其時坐船張起了風帆，順着東風，正在長江中溯江而上，向西航行。天色漸明，江面上都是白霧。丁璫說道：「好，你不教，我來教。爺爺，我不做飯了，我要教天哥武功。」

丁不三怒道：「你不做飯，不是存心餓死爺爺麼？」丁璫道：「你要殺我丈夫，我不如先餓死了你。」丁不三道：「呸，呸！快做飯。」丁璫不去睬他，向石破天道：「天哥，我來教你一套功夫，包你十天之內，打敗了那白萬劍。」丁不三道：「胡說八道，連我也辦不到的事，憑你這小丫頭又能辦到？」

祖孫倆不住門口。丁璫心中卻着實發愁。她知爺爺脾氣古怪，跟他軟求決計無用，只有想個什麼刁鑽的法子，或能讓他回心轉意，尋思：「我不給他做飯，他餓起來，只好停舟泊岸，上岸去買東西吃，那便有機可乘，好教石郎脫身逃走。」

不料石破天見丁不三餓得愁眉苦臉，自己肚中也餓了，他又怎猜得到丁璫的用意，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我去做飯。」丁璫怒道：「你去勞碌做飯，創口再破，那怎麼辦？」

丁不三道：「我丁家的金創藥靈驗如神，敷上即愈，他受的劍創又不重，怕什麼？好孩子，快去做飯給爺爺吃。」爲了想吃飯，居然不叫他「白癡」。丁璫道：「他做飯給你吃，那麼你還殺不殺他？」丁不三道：「做飯管做飯，殺人管殺人。兩件事毫不相干，豈可混爲一談？」

石破天一按胸前劍傷，果然並不甚痛，便到後梢去淘米燒飯，見一個老梢公掌着舵，坐

在後梢，對他三人的言語恍若不聞。煮飯燒菜是石破天生平最拿手之事，片刻間將兩尾魚煎得微焦，一鑊白米飯更是煮得熱烘烘、香噴噴地。

丁不三吃得連聲讚好，說道：「你的武功若有燒飯本事的一成，爺爺也不會殺你了。當日你若沒跟阿璫拜堂成親，只做我的廚子，別說我不會殺你，別人若要殺你，爺爺也決不答應。唉，只可惜我先前已限定了十日之期，丁不三言出如山，決不能改，倘若我限的是一個月，多吃你二十天的飯，豈不是好？這當兒悔之莫及，無法可想了。」說着嘆氣不已。

吃過飯後，石破天 and 丁璫並肩在船尾洗碗筷。丁璫見爺爺坐在船頭，低聲道：「待會我教你一套擒拿手法，你可得用心記住。」石破天道：「學會了去跟那白師傅比武麼？」丁璫道：「你難道當真是白癡？天哥，你……你從前不是這個樣子的。」石破天道：「從前我怎麼了？」丁璫臉上微微暈紅，道：「從前你見了我，一張嘴可比蜜糖兒還甜，千伶百俐，有說有笑，哄得我好不歡喜，說出話來，句句令人意想不到。你現在可當真傻了。」

石破天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我本來不是你的天哥，他會討你歡喜，我可不會，你還是去找他的好。」丁璫軟語央求：「天哥，你這是生了我的氣麼？」石破天搖頭道：「我怎會生氣？我跟你說實話，你總是不信。」

丁璫望着船舷邊滔滔江水，自言自語：「不知道什麼時候，他才會變回從前那樣。」呆呆出神，手一鬆，一隻磁碗掉入了江中，在綠波中幌得兩下便不見了。

石破天道：「叮叮噹噹，我永遠變不成你那個天哥。倘若我永遠是這麼……這麼……一

個白癡，你就永遠不會喜歡我，是不是？」

丁璫泫然欲泣，道：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！」心中煩惱已極，抓起一隻隻磁碗，接二連三的拋入了江心。

石破天道：「我……我要是口齒伶俐，說話能討你喜歡，那麼我便整天說個不停，那也無妨。可是……可是我真的不是你那個『天哥』啊。要我假裝，也裝不來。」

丁璫凝目向他瞧去，其時朝陽初上，映得他一張臉紅彤彤地，雙目靈動，臉上神色卻十分懇摯。丁璫幽幽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若說你不是我那個天哥，怎麼肩頭上會有我咬傷的疤痕？怎麼你也是這般喜歡拈花惹草，既去勾引你幫中展香主的老婆，又去調戲雪山派的那花姑娘？若說你是我那個天哥，怎麼忽然間癡癡呆呆，再沒從前的半分風流瀟灑？」

石破天笑道：「我是你的丈夫，老老實實的不好嗎？」丁璫搖頭道：「不，我寧可你像以前那樣活潑調皮，偷人家老婆也好，調戲人家閨女也好，便不愛你這般規規矩矩的。」石破天於偷人家老婆一事，心中始終存着個老大疑竇，這時便問：「偷人家老婆？偷來幹什麼？老伯伯說，不先跟人家說而拿人東西，便是小賊。我偷人家老婆，也算小賊麼？」

丁璫聽他越說越纏夾，簡直莫名其妙，忍不住怒火上衝，伸手便扭住他耳朵用力一扯，登時將他耳根子上血也扯出來了。

石破天吃痛不過，反手格出。丁璫只覺一股大得異乎尋常的力道擊在她手臂之上，身子猛力向後撞去，幾乎將後梢上撐篷的木柱也撞斷了。她「啊啞」一聲，罵道：「死鬼，打老婆麼？使這麼大力氣。」石破天忙道：「對不起！我……我不是故意的。」

丁璫望手臂上看去，只見已腫起了又青又紫的老大一塊，忽然之間，她俏臉上的嗔怒變爲喜色，握住了石破天雙手，連連搖幌，道：「天哥，原來你果然是在裝假騙我。」

石破天愕然：「裝什麼假？」丁璫道：「你武功半點也沒失去。」石破天道：「我不會武功。」丁璫嗔道：「你再胡說八道，瞧我理不理你。」伸出手掌往他左頰上打去。

石破天一側頭，伸掌待格，但丁璫是家傳的掌法，去勢飄忽，石破天這一格中沒半分武功手法，自是格了個空，只覺臉上一痛，無聲無息的已被按了一掌。

丁璫手臂劇震，手掌便如被石破天的臉頰彈開一般，又是「啊喲」一聲，驚惶之意卻比適才更甚。她料想石破天武功既然未失，自是輕而易舉的避開了自己這一掌，因此掌中自然而然的使上了本門陰毒的柔力，那料到石破天這一格竟會如此笨拙，直似全然不會武功，可是手掌和他臉頰相觸，卻又受到他內力的劇震。她左手抓住自己右掌，只見石破天左頰上一個黑黑的小手掌印陷了下去。她這「黑煞掌」是祖父親傳，着實厲害，幸得她造詣不深，而石破天又內力深厚，才受傷甚輕，但烏黑的掌印卻終於留下了，非至半月之後，難以消退。她又是疼惜，又是歉仄，摟住了他腰，將臉頰貼在他左頰之上，哭道：「天哥，我真不知道，原來你並沒復原。」

石破天玉人在抱，臉上也不如何疼痛，嘆道：「叮叮噹噹，你一時生氣，一時喜歡，到底爲了什麼，我終究不明白。」

丁璫急道：「那——怎麼辦？那怎麼辦？」坐直了身子，在懷中取出一個瓷瓶，倒出一顆藥丸給他服下，道：「唉，但願不會留下疤痕才好。」

兩人偎倚着坐在後梢頭，一時之間誰也不開口。

過了良久，丁璫將嘴湊到他耳邊，低聲道：「天哥，你生了這場病後，武功都忘記了，內力卻是忘不了的。我將那套擒拿手教你，於你有很大用處。」

石破天點點頭，道：「你肯教我，我用心學便了。」

丁璫伸出手指，輕輕撫摸他臉頰上烏黑的手掌印，心中好生過意不去，突然湊過口去，在那掌印上吻了一下。

霎時之間，兩人的臉都羞得通紅，心下均感甜蜜無比。

丁璫掠了掠頭髮，將一十八路擒拿手演給他看。當天教了六路，石破天都記住了。跟着兩人逐一拆解。次日又教了六路。

過得三天，石破天已將一十八路擒拿手練得頗爲純熟。這擒拿法雖只一十八路，但其中變化卻着實繁複。這三天之中，石破天整日只是與丁璫拆解。丁不三冷眼旁觀，有時冷言冷語，譏嘲幾句。到第四天上，石破天胸口劍創已大致平復。

丁璫眼見石郎進步極速，芳心竊喜，聽得丁不三又罵他「白癡」，問道：「爺爺，咱們丁家一十八路擒拿手，叫一個白癡來學，多少日子才學得會？」

丁不三一時語塞，眼見石破天確已將這套擒拿手學會了，那麼此人實在並非癡呆，這小子到底是裝假呢，還是當真將從前的事情都忘了？他不肯輸口，強辯道：「有的白癡聰明，有的白癡愚笨。聰明的白癡，半天便會了，傻子白癡就像你的石郎，總得三天才能學會。」丁璫抿嘴笑道：「爺爺，當年你學這套擒拿法之時，花了幾天？」丁不三道：「我那用着幾

天？你曾祖爺爺只跟我說了一遍，也不過半天，爺爺就全學會了。」丁璫笑道：「哈哈，爺爺，原來你是個聰明白癡。」丁不三沉臉喝道：「沒上沒下的胡說八道。」

便在此時，一艘小船從下流趕將上來。當地兩岸空闊，江流平穩，但見那船高張風帆，又有四個人急速划動木槳，船小身輕，漸漸迫近丁不三的坐船。船頭站着兩名白衣漢子，一人縱聲高叫：「姓石的小子是在前面船上麼？快停船，快停船！」

丁璫輕輕哼了一聲，道：「爺爺，雪山派有人追趕石郎來啦。」丁不三眉花眼笑，道：「讓他們捉了這白癡去，千刀萬剮，才趁了爺爺的心願。」丁璫問道：「捉聰明白癡？還是捉傻子白癡？」丁不三道：「自然是捉傻子白癡，誰敢來捉聰明白癡？」丁璫微笑道：「不錯，聰明白癡武功這麼高，又有誰敢得罪他半分。」丁不三一怔，怒道：「小丫頭，你敢繞彎子罵爺爺？」丁璫道：「雪山派殺了你的孫女婿，日後長樂幫問你要人，丁三老爺不大有面子罷？」丁不三道：「爲什麼沒面子？有面子得很。」自覺這句話難以自圓其說，便道：「誰敢說丁老三沒面子，我扭斷他的頸子。」

丁璫自言自語：「旁人諒來也不敢說什麼，就怕四爺爺要胡說八道，說他倘若有個孫女婿，就決不能讓人家殺了。不知道爺爺敢不敢扭斷自己親兄弟的頸子？就算有這個膽子，也不知有沒這份本事。」丁不三大怒，說道：「你說老四的武功強過我的？放屁，放屁！他比我差得遠了。」

說話之間，那小船又追得近了些。只聽得兩名白衣漢子大聲叱喝：「兀那漢子，瞧你似是長樂幫石中玉那小子，怎地不停船？」

石破天道：「叮叮噹噹，有人追上來啦，你說怎麼辦？」

丁璫道：「我怎知怎麼辦？你這樣一個大男人，難道半點主意也沒有？」

便在此時，那艘小船已迫近到相距丈許之地，兩名白衣漢子齊聲呼喝，縱身躍上石破天的坐船後梢。兩人手中各執長劍，耀日生光。

石破天見這二人便是在土地廟中會過的雪山派弟子，心想：「不知我什麼地方得罪了他們，這些雪山派的人如此苦苦追我？」只聽得嗤的一聲，一人已挺劍向他肩頭刺來。石破天在這三日中和丁璫不斷拆解招式，往往手脚稍緩，便被她扭耳拉髮，吃了不少苦頭，此刻身上的機變迅捷，比之當日在土地廟中和石清夫婦對招之時已頗為不同，眼見劍到，也不遑細思，隨手使出第八招「鳳尾手」，右手繞個半圓，欺上去抓住那人手腕一扭。

那人「啊」的一聲，撒手拋劍。石破天右肘乘勢抬起，拍的一響，正中那人下頰。那人下巴立碎，滿口鮮血和着十幾枚牙齒都噴出船板之上。

石破天萬萬料不到這招「鳳尾手」竟如此厲害，不由得嚇得呆了，心中突突亂跳。

第二名雪山弟子本欲上前夾擊，突見一霎之間，同來的師兄便已身受重傷。這師兄武功比他為高，料想自己若是上前，也決計討不了好去，當即搶上去抱起師兄。此時那小船已和大船並肩而駛，那人挾着傷者躍回小船，喝令收篷扳梢。

眼見小船掉轉船頭，順流東下，不多時兩船相距便遠。但聽得怒罵之聲順着東風隱隱傳來。石破天瞧着船板上的一灘鮮血，十幾枚牙齒，又是驚訝，又是好生歉仄，兀自喃喃的道：「這……這可當真對不住了！」

丁璫從船艙中出來，走到他身旁，微笑道：「天哥，這一招『鳳尾手』乾淨利落，使得可着實不錯啊。」石破天搖頭道：「你怎事先沒跟我說明白？早知道一下會打得人家如此厲害，這功夫我也不學了。」丁璫心頭一沉，尋思：「這獸子傻病發作，又來說獸話了。」說道：「既學武功，當然越厲害越好。剛才你這一招『鳳尾手』若不是使得恰到好處，他的長劍早已刺通你的肩頭。你不傷人，人便傷你。你喜歡打傷人家呢，還是喜歡讓人家打傷？打落幾枚牙齒，那是最輕的傷了。武林中動手過招，隨時隨刻有性命之憂。你良心好，對方卻良心不好，你若給人家一劍殺了。良心再好，又有什麼用？」

石破天沉吟道：「最好你教我一門功夫，既不會打傷打死人家，又不會讓人家打傷打死我。大家嘻嘻哈哈的，只做朋友，不做敵人。」丁璫苦笑道：「獸話連篇，滿嘴廢話！咱們學武之人，動上手便是拚命，你道是捉迷藏、玩泥沙嗎？」石破天道：「我喜歡捉迷藏、玩泥沙，不喜歡動手拚命。可惜一直沒人陪我捉迷藏，阿黃又不會。」丁璫越聽越惱，嗔道：「你這胡塗蛋，誰跟你說話，就倒足了霉。」賭氣不再理他，回到艙中和衣而睡。

丁不三道：「是嗎？我說他是白癡，終究是白癡。武功好是白癡，武功不好也是白癡，不如趁早殺了，免得生氣。」

丁璫尋思：「石郎倘若真的永遠這麼胡塗，我怎能跟他廝守一輩子？倒也不如真的依爺之言，一刀將他殺了，落得眼前清淨。」但隨即想到他大病之前的種種甜言蜜語，就算他一句話不說，只要悄悄的向自己瞧上一眼，那也是眉能言，目能語，風流蘊藉之態，真教人